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二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十首

江山人傳

余觀作者之汙隆一禀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縁世屢遷譬之昃日卒於不振　明興驅左袵而反之正翹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産而江淮秀異亦稍稍有聞之其彊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

世其言不軌於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脩辭嘗讀史葉太史選爲人作而嘆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於是操册東游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闔閭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鄉焉入郢聽歌郢中望荆啓汎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雖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胠篋發筴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推轂

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惟讀書即
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
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
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槖若干卷請曰自民
瑩號郡中而多士嚮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
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己者世儒
紛紛務懸書以侘海內何爲哉璀徒誦法古昔自託
於無能之辭奈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己之短邪客
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
豪舉耳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

之數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穀及
排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
習而陵遲于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
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以抵六朝敢不受令唐詩雖
爲材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若之乃拊
缶嗚嗚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
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
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
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亹亹不衰千載而下吾鄉有
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余材薄無能爲

後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饒毋完節傳

饒毋者舉人饒一蘭毋也饒氏家豫章郡徙襄陽襄陽父老沈寬善視饒處士以女歸之即毋也毋歸則舅姑皆歿毋獨左右處士起家無何處士病毋宵衣侍臥起旬月不衰及處士亡家大困里媪謂毋若必待孺子而大其門是待河清而飲者也寧飲盜泉而活寧渴死邪毋勃然曰未亡人所可從頌而死者獨孤子在蔑其孤饒氏將不祀吾安得死所乎無慮吾子才不才吾盡吾心耳遂閉戶絕里媪一蘭始就外

傳往往從卒兒博者游毋泣下詬曰而不夭而將何
怙而懟而毋將不爲而翁地耶一蘭肉袒謝罪乃罷
之及一蘭授經一切皆倚辦毋毋愈益攻苦冬不擁
爐夜不舉燭務自減損以益一蘭其後二十年一蘭
舉鄉試中式博士諸生上饒毋狀有司表其閭曰完
節云襄大夫曰古者公宮之教後世無聞然則女德
之有合于人倫蓋天性也妻道視臣道等耳世儒操
本業以干仕即有緩急朝受命而夕倍之饒毋從一
而代有終斯古今所難矣猥職在化俗故得爲饒毋
立傳焉

孝感傳

汪伯子曰自古秖行敘倫之士其夷險較異而令名歸焉世儒薄於躬行卒高視深詆即有奇節猶云不軌于中庸使人憚其繁苛蜷局不進此操文墨者之害也敬夫出程氏江處士不宜子禖而子之敬夫幼以孝謹幸長白處士曰鄉俗離親戚務轉轂四方欽願學賈市中旦暮可備甘毳足矣會母方氏病甚敬夫露禱泣曰母有不諱欽若季且不活即母活欽死賢於生乃刲左股羞母母甘之無何病間敬夫夢異人語曰而母籍當死以而故進而母二十有七載且

昌而後羔自丙戌迄壬子毋以天年終敬夫舉子五人長良知補博士弟子人謂神授之符較然不爽非邪縣大夫聞敬夫狀召敬夫敬夫謝曰欽毋死願置欽勿問縣大夫歛容禮遣之嗟乎由古以來若封股療親者不更僕可數敬夫爲人後者耳毋之自出有季在敬夫顧以身狥毋則天性使然哉賢矣賢矣敬夫椎少文不喜立名譽余恐綏頹且議其後曰不虧其體謂孝敬夫病諸斯鬻吏之城旦書耳余將滅好事者之口故爲之立傳不辭焉

台州平吏傳

比年島夷犯東南自台州始　上用督撫議特命戚
叅將繼光分部台州而以唐僉事堯臣兼兵廵事兩
人雅以才相重盡平生驩戚將軍嘗備胡習西北兵
事則以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陳與西北
同何以戰乃爲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
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
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爲用乃以義烏
令趙大河所募縣良家子三千人服習之唐公爲監
務布恩信作士氣公與將軍畫便宜事繕亭障謹烽
火稽尺籍毋失伍除戎器具册師居無何水陸皆有

備辛酉島夷大至至則南下亡敢近台州乃爲三軍
軍松門以待夏四月辛亥寧海告急將軍且行公曰
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兵耳兵出虜乘虛
而入將柰何將軍業已留一軍軍海門居中爲應兵
旣出賊果大來壬子登桃渚癸丑登新河甲寅登圻
頭境內騷動公自將留海門者宣言曰賊薄新河慓
甚不亟擊將爲戚將軍妻子憂乙卯趨新河大破賊
城下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寧海賊以
戚將軍且來悉遁去將軍聞警引兵還公使人告將
軍僕辛而破賊保新河完獨他部登桃渚逼台州去

我兵遠難與爭利此將軍之資也丙辰昧旦將軍自
桐巖趨台州會日中兵行七十里不得食守吏方戒
城守毋納諸將兵兵爭鬥而囂賊且近將軍徐至佯
怒曰若等反邪賊薄城下若等呵守者爭入城即守
者以狀聞無死所矣軍中語曰守者謂乃公怯邪亟
須滅賊而後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挾矛
右挾刃嘗我軍壯士朱珏短兵擊之折其矛再擊折
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兵而逐之北殺數十百人又逐
之瓜陵江皆自沉死諸亡命入海則舟師邀擊之丁
巳戊午比日得馘以聞亡得脫巳未圻頭賊焚舟起

擁衆趨台州將軍乃簡銳師以千五百人往公誓師曰若等往往用衆勝乃今用寡願與若等約者三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連擊賊無留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五百予前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餘無所與既破賊所獲輜重徧賜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悉放還毋爲賊樹黨也五月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由間道遁仙居將軍度賊出白水洋且七十里我兵出大道五十里而近乃引兵伏上峯山待賊過半起

而覆諸山下立白幟散脅從數百人賊匍匐登重山據險距我妻子和帥諸壯士斬關上賊殊死走白水洋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自贖提金橐餉我兵我兵環而守之攻益急遂盡殲死辛亥楚門寇至遣一部將破之洋坑餘寇襲之長吊海洋皆不免癸丑舟師敗賊仰月沙賊匿懸山既又走大藤嶺會通判吳成器部兵至願得一當賊鋒將軍分遣部將先後之吳躍馬馳賊賊輕吳軍一持矛者從吳矛及馬腹吳引弓射殺賊兵合乃悉斬之丙子賊自寧海遁者登長沙連二千衆隘頑孤懸長沙外斷援兵將軍陰

戒騎士李成立發松門兵守隘頑浮海以往至則登
山舉火吾可無憂公入軍中召諸部將授以禦大敵
方略且令諸部將納書軍正毋二心丁丑次鐵場雨
甚兵不得幕將軍自撤其蓋巡行勞之戊寅雞三號
引兵薄賊所將軍以正兵鼓譟進先遣奇兵出賊後
焚其舟賊敗爭赴舟舟盡焚其半伏誅其半蹈海死
將軍戒毋妄殺釋係累者千人公初聞將軍舍鐵場
中夜雨益甚公不寐露禱曰夫人勞苦而功高即有
不永願以未盡之年益之毋降之罰及將軍告捷公
仰天哭曰戚將軍活人多永矣無用予年爲也請歸

予年是日賊出掠者三百人聞其黨已盡潛入海册師敗之洋岐壬午又敗之鹿星海癸未敗之滿山賊遂絕自乙卯迄于癸未挾日者三捷者九計斬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二百四十有三部中悉定汪道昆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高皇帝法則必以監司監之此所謂文武竝用長久之道也彼以詩禮發家徒持文墨議論藉令尸祝治庖章甫適越如將何唐公具文武才擅當世之譽顧與戚將軍莫逆惟歡之將軍之功於是乎烝烝起矣卒使戚加海外𦍑越始得息肩唐公力也明年壬戌唐公遂有人言嗟乎功

高不賞則人孰從之今之待有功者固如此

星子簿許朝儀傳

簿有許朝儀者昌化船川里人名琎朝儀少子九年而孤大母畜朝儀長之使授詩博士督學使者行縣大奇朝儀笑曰邑三戶安得許家兒邪授廩食比如有司數不合中年貢入太常嘉靖初授星子簿朝儀獨與李子往未脫裝居浹旬上書所部乞骸骨部使者謂簿彊而才不許朝儀歎曰吾寧草澤無寧求飽樊中凡三上所部卒以禮歸之里故負郭而居朝儀足跡不入縣市縣令舉鄉飲酒禮虛西北席延朝儀

朝儀固謝不往縣令總朝儀帥博士諸生固請往朝
儀僅一往焉自是縣官至必過朝儀問民所疾苦朝
儀則以民不便者宜莫如解京以是最爾與諸鉅邑
同征民不堪命久矣罷之便於是縣官上其議罷昌
化毋解京諸父老德朝儀至今誦之不絕初朝儀父
事兄五人分産唯命比歸老朝儀獨貧二子從容問
曰大父遺業宜諸父鈞何至今日朝儀叱曰若能讀
父書足矣毋問産矣朝儀即生事僅僅顧獨務振門
內之窮供億寡嫂李沒身不衰諸弟欽諸孫深無以
爲家爲之給衣餔畢婚娶無所憾伯子應元稍長遣

之受業諸人今時仁和傅諫議慈谿袁相國皆守明經人未之前也則儀執贄而見伯子伯子皆師之退語伯子曰汝師貴人毋以今日故事師不謹及兩人貴則又皆謂朝儀知人嘉靖甲寅朝儀乃捐館舍蓋春秋八十五矣其後十年伯子授休寧博士今年春桂陽云汪子曰世或有據高位都公卿一旦脫屣去之則人人以為奇節簿卑官耳燕雀之集灌木豈以一羽為衆寡哉然世或以立談而得公卿故其去之也易彼以窮經而迄白首猶之九仞而始及泉曾不一歃而行其無怏怏者幾希矣梅福陶潛至今取重

朝儀其二子之徒與

陳宜人傳

陳宜人者陳瑞州有容宜人也宜人為南城博士金龍女以瑞州貴故得稱宜人 今上元年瑞州舉鄉試其後拜歸德州太守量移巴州已而復補歸州終同知瑞州府事所至州郡皆稱廉吏語在縣志及江司空曉蔡司馬汝楠志載中初瑞州從縣博士受春秋瑞州父鰲守遂昌博士宜人歸陳為長婦事瑞州母及王母盡其驩居數年瑞州諸弟諸女弟以次婚嫁宜人贊瑞州經費無不當母心海陽故無邪曾有

警縣博士襄公務三百寄瑞州所舍中火瑞州踉蹌奉毋出走宜人無問私蓄獨完公務内井中瑞州省舅南城歸而面毋毋方坐詘之輒目宜人進而翁遺金進之及瑞州與計偕父自遂昌遷沁水且久瑞州將奉父歸與毋偕老柰何以升斗故老吾翁數千里外哉宜人敬諾於是養生送死無預諸子舍一切倚辦宜人鄉人率以孝友多瑞州則宜人力也及瑞州領歸德宜人從日鍵門守舍中内外言不踰閾州豪當坐法輦千金伺舍傍久之守愈益嚴卒不得入及瑞州當徙蜀無以為資宜人脫簪珥僦舟車無所恡

保姆諷曰宜人助君侯廉甚善乃今竟移官去廉何
效哉蜀饒願宜人爲行貲計耳不聽其後歷二州一
郡一如從歸德時及瑞州病免歸家徒四壁屋有地
一方近市人瑞州遂鬻地市人將以備喪具病甚不
能操刀筆宜人執瑞州手券乃成保姆泣曰傷哉貧
也宜人獨不憶疇昔之言乎奈何至此極也瑞州命
弟叔子子筌爲後禮成而終宜人爲瑞州卜兆楓林
兆吉市猾皆側目有違言宜人命筌訟有司乃始得
葬既葬則樨桅篋笥空矣獨瑞州朝衣朝冠在歲時
設正寢從嗣子哭之保姆頓足曰嗟乎君侯無尺寸

之道徒以空名子嗣子幸哉嗣子能子無二心即宜
人納疇昔之言惡在其不能爲嗣子地也無何叅逆
婦舉子男二人宜人拊婦及孫不啻己之自出及叅
受博士易家愈貧即饘粥不厭宜人由由意得保毋
問之故宜人仰天歎曰吾夫子無子而有子未亡人
無婦而有婦無孫而有孫天未嘗絕曆者後於吾夫
子足矣壬戌宜人以天年終盖後瑞州者十六年年
八十二汪伯子曰聖人有言水流濕火就燥故皎皎
者詘納汙者羸物理然也吾鄉多素封即假儻丈夫
猶然以此相侘何論女德乃若瑞州以獨行顯宜人

盖與之齊彼其笑宜人所爲虛名何益何自苦若此
要以爽鳩氏之樂齊君不能以千駟保之而首陽餓
人其骨至于今不朽也宜人從瑞州地下盖辨此哉
余來胥瑞州瑞州弟叔子胥余而嗣子筌與余弟仲
子胥

孝廉將軍傳

故威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 高
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
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宣
無嗣有弟曰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藐焉孤矣

毋闕年二十四稱未亡人將軍頎美類梓潼既壯長幹脩髯類關壯繆宣卒將軍當世其官始奉檄歸拜毋堂下毋泣曰未亡人忍須臾毋死毋蔑爾夕飧嘗不自意席故資爾有今日爾唯夙夜無忝勉之將軍唯唯　武宗即位將軍部戍卒践更京師居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時同官王梁爲部長數移訟詆將以佐客資將軍卻之卒不受陳諫議鼎於將軍爲婚姻通梁意將軍謝曰士方裹足出門志在千里不跬步而失足即咫尺能乎中貴人劉瑾有逆謀結納豪傑陰遣人遺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著此者爲劉將

軍佯應之旦日爲黄冠遁去將卒六郡良家子以赴不測瑾敗乃還　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也嘗將軍授六壬遁都之術會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鄆克將軍將數十騎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跡琪夜至伏起姦民舍旁遂禽琪其黨悉下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將軍受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毋元日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以賊衆我寡奈何當賊鋒將軍笑曰彼存避我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驅卻遂奔比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城門啓閉如常

一日帥輕騎過孟子莊賊大至將軍以遊都占之吉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徙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內完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欲近將軍誚責曰偉哉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之同游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數從騎士過沮澤中卒將軍先下於是騎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印名實日起行部者舉孝廉以聞無何陞江南運粮把總至則祛積蠹卻羨餘比輸太倉不中計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將軍將軍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以勿欺爲務吾寧受

簿責毋寧自欺尋對簿度支罪當降級所部張千戶
者閔將軍以應抵罪懷贏金三百將餽之悍將軍艴
屬王從事春爲介紹春曰極知不欲彼贏金耳公何
辱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顧納贏金欺甚矣其後
當事者白將軍無罪復其官京師人戚勳以總督備
倭至嘗欲引將軍爲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
姓倪載在勳府即欲自附　璽書之謂何勳赧然
卒未有以中也　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備倭之命
會有司上母閻氏貞節狀　詔表其閭九年陞山東
都司僉書十二年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

底績屢將軍為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故設僉書一
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慕指揮以贍于進將軍乃言安
榮後竟補榮榮奉百金為壽將軍自攝榮曰吾薦賢
故薦君君以此相加則吾薦者非也榮慙而退蒼頭
戚漢以警敏幸使之應門罪吏囊三百金抵漢漢言
之將軍將軍怒曰狐裘羔袖人其謂何趣持杖追擊
漢將及之庭吏伏庭下詗曰庭也乃還十四年奉
詔坐神機營則毋先自大寧歸矣居有頃上書請歸
養終毋餘年　詔從之仍支俸山東以便奉給將軍
白首子舍事毋愈嚴毋上食率諸子女弄雛毋前即

不當毋心薾伏受罪毋毋有疾夜叩北辰請以身當之比居喪即少連不啻也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綦履過庭將軍大訢曰童子何知何爲綦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屨爾他日將襲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既而知其外氏所遺毋所命也卒裂其綦履廢勿著乃罷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工爲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語長君公子將門請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爲請將軍叱曰吾幸有先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祏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爾其猶聚族於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戶足矣居常齗齗取予

不問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何以遺後世將軍聞此語也呼長君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否乎則憾者乎顧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富盛矣長君頓首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忝年叢策備胡累數百牘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趣長君受職京師設祖郊外執長君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長君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皆誇譁不知所云及長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作呼長君不絕口如有所欲言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其未耶既襚含人蕭昂納楮幣

褎中將軍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乃瞑家徒四壁臥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廉也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楊子江昏夜風大作將軍聞呼趣起起視檣端隱隱有光乃大呼同舟亟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沉矣旦日同舟皆叩巫者巫者告曰公等二十餘曹幾葬魚腹賴孝廉將軍在乃得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辯之力巫宣言曰毋多言吾爾曾大父珪也於是歷詰曾大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二十年公等復會曾孫於此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嘗提兵過茅山其上祠

泰始所封日主未及一合聞異香故鄰嫗周氏伏謁
馬前請犒從事自言嫗子病禱于祠病已陳牲二筵
將以爲報夜夢神謂嫗詰朝有孝廉將軍至願持此
以餉爲行故敢逆軍吏耳師事畢將軍勒石紀之嘗
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毋敢窺其
中將軍自通姓名褰帷而入異人據槁木衣褐衣起
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都市將
軍方以毋病爲憂異人請往覘之還報無恙問息子
則曰此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祭早晚
矣如期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第遲遲耳後

此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冢子始生老夫姓鍾年八
百歲矣願乞冢子爲弟子名曰長壽公毋相忘及舉
長君悉如期日再舉次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
歷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
福江廣諸軍　誥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令甲
汪道昆曰語怪語神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
覩戚驃騎之奇迹質之黄石赤松之說何疑耶留侯
五世相韓以其身事高祖及不疑傳國僅僅無聞驃
騎憑五世之業藏其用以啓後人煌煌乎烈矣語曰
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其驃騎謂乎

鄭景明先生傳

嘉靖中南海湛公安福鄒公吉水羅公太平周公並以講學著新安鄭景明與焉景明歙人世家貞白里名燭其父長者豪舉往往齮齕之比舉景明則丈夫子也始就外傅同舍兒彊識過景明景明長跽受書必成誦乃起即羣兒以抑侮至景明正容受之豪舉心憚景明戒勿犯始受經術孳孳務力行其子甲以非禮黜景明景明固謝竟踰垣去有頃補郡諸生蓋逡逡儒者矣里中閭左求脫籍得請有司景明宣言曰里族率以世類爲差卑則役下則僕無相踰越則

自便奈何廢　高皇帝藉紛更之爲乃詣所部陳言
事竟寢人謂景明逡逡儒者即殭有力何加焉會湛
公鄒公周游江南景明北面問道兩公推轂諸弟子
必先景明其後受知羅公周公相與莫逆道益進士
益附景明於是景明結邑中士若干人爲時會既又
結郡中士若干人爲歲會以爲常景明攝齊衣冠不
矜容色即亹亹持論壹禀于中庸少年短諸聞人景
明不荅既又問景明狀謝不知第徐徐曰論人抑至
此乎公等師其善者足矣及門之士無慮數十百人
歲入悉以奉父毋雖其次則贍仲季今就學督學使

者近行縣率以所行孝弟優禮景明比屬文則又列其文高等衡水楊公善論士再試皆首舉景明比景明應有司凡十二往矣竟不利歲壬子江山趙公校貢士得景明嘆曰嗟乎此青雲士也卒業太學四方講德之士多依之歸而閉戶者六年獨潛心遺經明先聖之道屬伯子懋堪季子懋埈補縣博士弟子籍籍有名景明將以家食終焉故業獨倚辦二子父命景明趣除吏景明乃行會太宰滁陽胡公少宰江山毛公皆有道人也知景明授河間府通判主客雲卿景明嚴出納謝一切羨餘閭伍便之吏治日起會上

謁當路當路浮慕景明語曰吾故知君柰何局趣與俗吏伍景明退而自喜獨信其無他旦日趨庭長揖不拜當路作色曰不拜者何也對曰公不欲以俗吏視燭燭安敢負公當路嘸之量移辰州府主沅州餉景明歎曰吾以一發而蹶倀倀將何之且吾父春秋高幸得歸養客曰君命也且餉等耳即親老彼中有美材可奉大事柰何中道廢之景明至沅州守官如故暇日進學士以身爲師會密雲有後言景明復移官去悉出俸載材木以行無何聞父喪乃大慟已而痛哭曰天乎孤棄朝夕之養輕數千里入官凡以爲

吾父地顧孤未及歸而吾父業已就木謂永訣何匹
弁袠哀毁過禮踰年病甚將不勝喪景明孰懸痰乎
泣曰昔人有言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吾生六十六年
矣虛而來虛而往何為乎病草劄隱語懸痰乎中食
頃而絕踰日而歛與語合余聞之也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則本實茂矣今公卿大夫率以講學相推引天
下靡然鄉風夷考其人大都篤說以干世遂使附言
不信徒以口實病之乃若以文行而責景明何可病
也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其桃李謂乎

卻姬傳

余大夫入閩蓋單車往也宜人居豫章病甚大夫父比部公召保母堂下語曰婦病不能從吾兒千里游閩方苦兵兒在其誰御朝夕媵人不善事婦兒以故跪之若語婦第以他姬行毋貽乃翁憂也宜人敬諾卜熊氏姬習吉姬爲郡文學女以女德聞郡中於是以采能迎之姬歸宜人所宜人發使入閩致舅命得請則以姬行大夫謝曰大人命子置妾輕千金遣之來何念之深也曰德守官上之不能奉大人驩下之不能視子疾顧獨從千里受室人其謂我何幸歸熊氏姬擇可者乃字毋問采矣客聞大夫語竊多之伴

言曰賈豎挾千金列寵人牖下肩相摩矣然猶北走燕趙南走吳越皇皇然求之即傷父母裴于心勿問也往大夫居都市宜人獨善視賸人乃令以比部君命將之有名矣大夫不納何居大夫笑曰崔騾姚將門子耳匈奴未滅且忘其家僕嘗讀父書幸而淵用乃今方受戎事無尺寸之效獨柰何以羈旅谷邪且僕有息子庶幾其能嗣親惡用逆女嗟乎韓魏公郤士人妻捐金三百義士至今誦之由今視昔則大夫廣矣道昆好奇者也且得習於大夫遂爲之立傳

庖人傳

庖人吳三五者嶅浦陽人也以屠爲事善治庖韓長公爲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爲具數當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壬子冬十二月三五從令上計至彭城黄河氷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紿令曰旦日第開氷度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氷合上流氷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泣爭脫死令棄舟走氷上氷觧令出没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禄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令呵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

綆頼不没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桐刺船開永來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桐出令㦸摟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無何令活令仰天哭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余故殺三五哉乃傾槖中金治喪具瘞三五彭城西云汪子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録録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爲令死雖烈丈夫何加焉余過浦陽其俗齷齪纖嗇少壯士令獨能得死士則自令賢矣

太函集卷之二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九首

汪處士傳

世宗末年處士春秋九十矣有司奉　詔令賜爵一級郡大夫以三老之禮禮之古者養老乞言皆有惇史處士高年誦義義甚高余故稱載其爲人以待上之憲老者處士名通保字處全姓汪氏歙巖鎮人也其先由唐模析居巖鎮盖余同宗云處士始成童以積著居上海倜儻負大節傾賢豪上海人多處士能

爭附處士初處士受賈資不踰中人既日益饒附處士者日益眾處士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諸子弟四面開戶以居客至則四面應之戶無留彼處士與諸子弟約居他縣毋操利權出毋錢毋以苦雜良毋短少收子錢毋入奇羨毋以日計取盈於是人人歸市如流旁郡邑皆至居有頃乃大饒里中富人無出處士右者處士善施予務振人之急即宗戚不能喪則置封域予葬地不能舉火則置田予之租出入過值屍則屬傭人瘞之予之直嘉靖中歲大旱太守議發倉處士則以不便于民乃以策干太守饑民自百里

外待命郡中即無留行猶懼無及于死假令坐於江
待升斗如溝壑何請易粟爲金就而散之四境富民
各輸金以助不足某請以百金先太守用其言民大
稱便既而又就里中設糜粥飯饑人上海亦如里中
中外多所全活吴會洞涇橋壞費百緡新之歸則埸
田由溪各爲橋處士皆出百緡以倡義舉處士嘗夢
三羽人就舍且日得繪事與夢符則以爲神事之謹
其後幾中他人毒賴覆毒乃免灾嘗出丹陽東人有
不利處士詒失道既而遇一老父乃覺之處士自謂
幸保餘年莫非神助乃就獅山建三元廟費數千金

踈聞　世宗賜額曰顯應凡諸水旱疾苦里人皆造焉豪右侵靈山宗祠沒葉村先世墓處士不惜財力畢復之於是中外皆曰處士好仁義人也歲吳入上海諸子弟大亡其財處士居自如置勿問里人皆來謁相語曰丈人善自寬此猶馬體拔一毛耳處士笑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且盡何論毛顛彼儼然而來非吾始願所及今去矣猶然不失故吾吾無憾耳無何業復起處士居自如人謂處士贏詘不入於心達人也中外有構幸處士居其間即構者紛紛可立解徐令居上海繫朱氏子獘獄中朱氏請　闕下上

書持令急上海諸士大夫三老豪傑爭赴令願爲令
貸朱氏千金乃相與謀必處士來乃解既而處士出
朱氏聽之會令徙官諸士大夫三老豪傑皆散去處
士嘆曰千金易得耳終不以一諾負之處士乃出千
金卒脫令令尋罷處士未嘗以爲言居二年徐奉千
金歸處士朱方塌田私鬬連千人有司論禍福百端
不相下乃屬處士處士遺咫尺書平之其後出爲臨
河叢胜汸議和悉聽處士中外皆曰處士解紛排難
慷慨有國士風即古人不啻也居常負意氣喜與諸
俠少游季年猶善博奕務持勝負往往中夜不休諸

俠心謂處士非常人殆天授耳乃今處士庶幾百歲
子孫居庭下無慮三十餘曹得全全昌處士之謂也
汪伯子曰莊周所稱槃啓期之屬豈不名高顧山林
枯槁者之爲無所用於世夷門監者自託於節俠卒
之以黄髪而徇然諸儒者猶或非之乃若涉世而不
汚多財而好行其德此真處士事也視彼郭劇豪舉
且臣虜之矣何俠邪

查八十傳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畀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
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鼐休寧北

門人也字廷和甭父珂毋劉氏毋夢靈龜入卧內遂
有身既而生男曾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
云大父以賈起家甭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
嘗過毘陵倡家龐爲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侍甭目
摘之甭怒罷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
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
明一時俠少君工師即善彈盡出山下甭奉千金爲
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甭卧起服習日夜不絕
音居頃之過山遂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爲
郎君師於是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

以爲神僊，俯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爲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許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清善籥，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爲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容曰：爲猶不免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爲乃緩一切，仍專箏琵琶。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爲之。吳胥祝希哲、楊用脩、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爲，爲語使者：王能客爲，爲來，不能，爲累足逝矣。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實得意，以倡辛鄢陵王，且盡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爲名，私事

甯甯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貧居七年事龐雖謹得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龐謝曰甯即窮身顧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蘄甯遂留蘄辭使者及愍王弒蘄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從堯執贄請業甯咲曰即得富家翁爲弟子龐將鬻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甯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媼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甯也起爲按節相視以爲知音龐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甯

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鬬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吏部樂耳寧獨以此稱絕技其專壹之效與先民或以美稱爲笑博奕爲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水而驚坐客視寧詘故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爲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寧其人乎

汪處士傳

汪處士仲者新安人也梅庄君季子處士生盖五舉

子矣乃最幸處士爲兒時不好弄學書輙工書父老
奇之語梅庄君曰孺子可教矣藉第令受經必成名
梅庄君不許及長長公仁侍梅庄君側梅庄君目處
士屬長公曰善視之時長公賈顧括處士乃從長公
游處士善結客醇謹無他客爭願交驩處士即客有
䦨失不譙責能下人以故遇客無所失惡少年有侮
處士者叱處士塗中處士蒲伏謝罪客聞之怒相顧
曰豎子易與耳必唾其面大辱之處士固謝客曰人
塗叱仲以仲不長者耳彼何罪仲柰何從客游乃借
客洗仲恥哉客益以多處士正德中中貴人出鎮浙

渡江來括逮吏捕賈人即得輒械繫獄中宣言曰非贖金百斤不汝活處士亦逮繫諸處士客聞大索賈人且亡去及處士逮繫客曰處士有急獨奈何亡乃身左右處士處士賴得脫居無何處士去括奉千金爲長公壽告長公曰仲自結髮東游垂二十載杖馬箠趣利千里外直將爲富家翁邪仲一貧士耕賈走四方纍纍致饒益於仲足矣顧且多病縱自輕奈父毋何仲從此歸矣長公曰第去吾爲若息之若子即長授若子於是處士還新安謝賓客築舍舍旁爲便坐非歲時無受請謁居常喜潔蚤起一巷頭除舍中

抱机牖下御人扱衽視具親滌器乃進食以爲常即有不潔輒笞之見垢面徒跣者處士嫚罵曰亟去毋汚我傭作自田野來蹐足戸外待命諸子弟上謁攝敝衣冠輒不敢入處士門以故好潔之士多藉口處士者處士生楠脩處士業往來吳越中楠未有子處士讓曰而獨不爲宗祀計邪楠乃歸置妾丙午處士舉滕人子杙時年六十三又七年楠生子里人曰余覲處士病叟耳往年舉少子今七十尚無恙善黃老者云太史氏曰汪處士世所謂魁梧丈夫也彼行賈賤業耳賢者且爭趨之即匹夫富埒萬乘心慊慊不

休挾金帛出入冦盜風浪中走死地若騖可勝道哉布衣之士掉三寸舌取卿相旦夕間洎衰暮叟復天子門步踸踔不進語之去官輙悻悻然色變一何誖也處士少年俠士乃折節爲儉掉臂歸山中脩道養壽此其智有過人者人謂處士節俠非邪

沈文楨傳

昔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倜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沈文楨字時幹四明人也父故豪舉文楨始生而孤大母及母黨皆貴人歲時

苞筍多厚費於是減父之產齎用不饒文楨善事毋
盡毋驩事諸女兄如毋叔父死無後從兄爲叔父後
亦尋亡文楨與孫子美同居美席二䕫尊鼇文楨甚
文楨則以兩孫毋相尼也第出遊避之聘宗人沈應
奇守中書幼以署書幸文楨嘗受書法工署書乃舍
業爲游資從應奇游　闕下居三年資且盡無所成
名文楨太息曰丈夫不爲名高則爲厚利安能鬱鬱
坐困乎哉遂持毋錢三百緡就錢塘大治酒舍歲千
釀酤市中文楨故酒豪愈益喜客客至或不問酒錢
酤三年毋錢盡乃持百緡具大艘召徒屬出海而漁

漁得一蝌百斤餘悉無獲錢又盡則又市魚海上暴鱻爲鯗貨浙以東其年鮮大饒會雨久鹽貴什倍鮮乃敗載之山縣貨菽粟竹木器以歸於是毋錢畢空坐而家食從子美稍稍折節無遊言文楨遇美雖甚時急美之困居常釣芙蓉江上得魚輒沽酒無問妻子饔飱文楨有子明臣年少耳醉輒摩明臣頂笑曰孺子在吾何患貧且日出漁飲如故歸則閉戶日夜程督明臣讀書其後明臣籍上有司會文楨病明臣請留侍臥起幸無行文楨執明臣手泣曰吾家七世皁昌至而翁始廢業孺子執經術以往庶幾毋墮先

人行矣明發彊明臣就道文人楨竟以疾病終明臣數奇卒棄博士易事詞賦時諸沈畢事詞賦顯者四人縣侯津庶吉士一貫孝廉九疇而明臣老布衣名籍籍出三人上知明臣者皆謂文楨有子云汪道昆曰余善明臣故得聞若翁質行甚具翁故千金子少年輕富貴若將掇之及其游不得志而歸業酤酤敗業漁漁敗既而市魚又敗困甚矣卒之以釣爲事而自託于酒人何拓落也顧猶任放自若其亦自負不羈者邪至如避怨出游終能以怨爲德蓋長者矣

王仲房傳

余家貧業已閉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王仲房者吾郡中倜儻人也父賈淮北納高氏姬舉仲房于淮仲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囤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囤遂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及還歙補縣諸生顧獨攻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爲約長郡中善詩者悉多仲

房諸少年且北面之矣太守佘公入郡盖夙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毋在寅未能從公子游於是佘公過仲房於家遺之金供毋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居門下從劉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没青山田餉仲房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乃著別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喜曰存德奈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於朝請得以布衣召用會劉遷去不果開督學使者黃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房舉首且超格授廩仲房回辯貢

公笑曰此何辭他日洪毗上書願得起貢如嘉靖初
法貢且及予會黃遷去又不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
隙耳奈何以是儻然者受命造化小兒吾將爲采真
之游矣乃求異人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
益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爲壽
明日仲房往謝卻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
爲之置烝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吳
楚閩越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
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旣
而滁陽胡莊肅中都劉晉初廣陵朱子价晉人喬景

叔齊人馮汝強馮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與董元功
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
不喜就館穀即不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
禪習內典嘗執弟子禮禮古峯禪師長跪請曰寅往
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游海內五
岳若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仲房愈益獨
慕因自號十岳山人云及海上用兵仲房客督府尚
書胡公所諸客率諂事督府仲房以諤諤獨關於府
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西入歙家猶故
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隣省賊起數窺近

關仲房答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肯與偕行如仲房誓之曰即賊乘夜至公家為據第聚族為先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頃之賊復起土人匿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使日簿責公等其將何辭迺勸兵鼓行賊且望風卻矣從事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及之遂殲盡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使果在行間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

事也吾逃儒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汪道昆曰人言仲房才高獨違巷黨人猶有遺論夫名者實之賓也有道者逃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世鮮知仲房者顧獨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由是則可以成名而有不屑也

吳子欽傳

余初載都人士雅奇吳子欽子欽生踰年指懸書二字歷試無失七年從兄子玉學有過將扶之子欽力抗兄折其杖九年就縣試門吏擧扇指子欽此兒曾未與閱齊何試子欽怒曰 天子方賓興吾黨柰何

受汚吏偪乎裂其扇投地中不復入嘗夜歸見守門
一獸大如犛牛子欽攖之比夜獸卒至子欽心自負
竊歎曰大丈夫提三尺劒大可王小可侯如賀賀焉
敝齒髮以幸儻來非夫也遂舍業而習技擊四方壯
士多歸焉間就宗人樓居無祖席樓故藏書萬卷子
欽枕席而一眂之每卷終輒得其概時子玉名日起
且入澤宮客諷子欽而兄難爲弟矣子欽笑曰客妄
人也顧佗一儒冠邪即裒然舉公車直唾手耳尋入
試補郡諸生子欽故厭博士家言哆哆然以修古爲
務則自三墳以至八代求遺書徧讀之自言士業已

爲儒宜必有足術者假令文不如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去士徑庭去儒楚越矣及其治博士經藝又復名家雅善同學胡尚志章淮試太守林公並置高等會市豪齮齕同舍生父子欽將直之郡博士受市豪金爲之地督學使者楊公行縣子欽帥諸生白之庭博士訶止諸生毋恩使者因持諸生短右市豪使者以爲然命博士朴諸生白事者既就學舍攄意不可者若干人將朴之子欽從外來叟當朴者起厲聲曰前事在褑此何辜博士目攝子欽不敢發子欽[illegible]欽博士急博士叱子欽子欽手揕博士胸什之地博士袒

括赴太守太守故多子欽從容語曰而謂吳生何邪即泛駕困千里材亦公等不善遇之耳乃使人迎子欽往謝子欽不肯行卒之子玉詣博士謝讓子欽子欽遂以俠著出入著窄衫袖雙鐵尺人有氣輒批之其後數奇豪舉愈甚嘗就客奕管將軍胄子懋光在焉子欽眈眈局中目無敵國懋光曰嘻太横熟乎所卷而後爲雄子欽笑曰孺子何知知即食邑十萬戶懋光曰安事邑即公有鴻鵠志光請以一矢弋公組尚方子欽大呼曰壯哉孺子可侯矣嘗從海陽人汪湘飲二方士謁食坐中子欽耳語湘此某甲也公不

信試名之湘呼其名兩人蒲伏請貸死湘笑曰坐客吳君知二客湘何以知之於是私謁子欽相結而去子欽客嘗從廢社得諸死士籍各圖其形以故一見知其名無所隱嘗從市醵胡士先先登會逋盜陳三與士先爭席三叱曰乃公手刃人多矣何論一豎儒子欽後至大詬曰何物陳三乃辱吾友三辟易曲跽子欽前即得過公三無死所矣崇明盜起子欽馳往覘之歸笑曰虜不負固而乘中流四面敵至旦夕禽矣居十日故將湯慶平之子欽言 國家歲四百萬漕取道如綫有如一夫決瓜洲絕運道因鹽筴爲利

據廣陵爲敖倉即成敗未可知宜多應者當卒猝不
市馬河南將入國都歷關熟察堅瑕虛實然後歸李
不果行乃獨往將渡淮瘵作躊躇四顧則自淮歸浮
南章淮汪湘屏人語曰人言而有他腸不朱而戶則
赤而族今幸保要領而倍妻子請絕從遂發藏書焚
之卒年二十七四方送葬者無慮千人此直布衣之
豪無施而得士如此司馬氏曰嘉靖初士不論武久
矣見挾短兵衣短後者輒灑然以爲非常且也士有
奇不得一試憤無所發卒託非常爲名高或求神仙
或談王伯大抵皆放言耳耳視者不察或從而訛之

子欽負不羈之材秉之以航髒不平之氣彼以淮南爲口實豈其本心哉不幸而中道夭竟以任放終焉惜也子欽息子皆醇謹盖舉男女各一人男爲之良女爲余從弟參軍婦

朱介夫傳

介夫故儒生也姓朱氏名節休寧屯溪人父性以鹽筴客武林娶武林少姬不宜子及歸爲家丈人壽正室程始有身是生介夫介夫幼從父武林就學少姬肩父寵弗子之介夫獨善事少姬日兢兢在外傅年十四貫武林籍補郡諸生居頃之父死旅舍少姬鬬出父

錢歷好黨不欲歸介夫日夜泣曰即余小子無良余
先考無罪少姬始奉喪歸塋卒善事終身既[illegible][illegible]用
不給家世受賈奈何守一儒冠遂謝學官去治鹽
筴介夫明習鹽法其失得可抵掌而談即部使者聞
便宜其應如響於是轉運樹諸賈人長長介夫就請
中中執法出視鹽筴務驟增課大不便諸賈人無是
門抵介夫幸一開口介夫入陳可否亹亹不下千言
中執法倚席聽之卒用介夫議諸賈人若二大猾數
以告訐橫索錢對簿窮則援介夫為信介夫伉直自
負輒暴其罪狀謫之諸賈人德介夫將奉百金為壽

介夫笑曰即使節非節俠何至利諸賈人金諸賈人愈益多介夫無復言餽金者諸賈人有搆有司不能平亭介夫居其間可立解藉第令必逞介夫卒曲諭平之遠近質成蓋趾相錯也既畢事退然未嘗自功居屯溪市中市人習爭訟喜鬬始以親喪反也市人數齮齕介夫介夫折節下之卒不校其後介夫驟起横逆百端粥粥若無能愈益自下宗室壞介夫獨鳩工繕修宗人以為言乃晝辟百工夜事事舉宗為會率倚辦介夫鄉人從介夫貸毋錢無不應者積十餘歲負者無慮數千緡故嘗買妾武林不數月而生子

家人欲弗舉介夫叱曰吾獨子柰何置他人子溝瀆
乎卒拊之成人授之業使自給初東省多大賈爭願
結士大夫交比年浸削故資游道闕矣介夫故受易
東越乃得交東越士大夫由是以好客特聞諸士大
夫畢至即布衣來謁一切周事之甚者壁介夫深不
啻外府不足輒有後言賈豎子金多何薄我介夫罷
鹽筴久矣命其子營別業將歸老焉隆慶二年中靴
法出視鹽筴開告密仇者中介夫遂下有司按介夫
無驗會簿責邑人何氏子遂傳其罪介夫獄成乃戍
定海諸賈人語曰誰撾雷鼓捕羊為虎誰網吞舟唯

鴻是求謂介夫也介夫既隸尺籍輙束身入編伍中其子請詣　闕上書終不令吾父被此名也介夫嘆曰亦而父獲罪于天耳中執法天威也豈而父冤邪劉都護故聞介夫名召置幕府故人有屏居新都者都護使介夫新都無何介夫病甚顧子正民語曰而父名在丹書乃今卒死牖下勿以父故為善不力勉之遂瞑年六十五汪道昆曰古者薄市井交即緩急不為賴乃若介夫之與士大夫友也豈不斌斌比陷不辜甚者從而議其後視市井滋薄矣余交介夫淺顧獨深察其為人余願為士大夫一洗之故志其狀

如此

詹處士傳

古者嚴事老更必有惇史乃今有司取成禮言行無聞詹處士賔於海陽海陽之聞人也余多處士質行屬野史載之傳曰處士名傑字存邦姓詹氏詹氏自婺慶源來徙著海陽里居負郭帶河林原皆繫詹氏其先世多儒者載郡志中　高皇帝初詹安以纖治起富安生道魁然七尺以長有司召補博士諸生民間子弟多亡匿道獨自負遂補縣諸生會　詔起閥門發閭右部丁夫往安仲子坐不如法賜死㰐戶丁

更之道應檄踐更功成賜爵一級時草澤多竊發道
帥閭黨戍守有保禦功道生楚楚生起倜儻有大父
風是生處士起少孤分金多讓伯氏復用鐵冶起屢
不貲正德中饒源賊薄縣界縣令唐君急募良家子
入行閒當是時起年六十獨持矛應募處士年十二
編伍中令募富民給軍儲起出千金餉士於是豪傑
嚮應賊遂卻保境內完處士年十八賈閩越閭里人
盜處士父金事覺仇者恫盜彼亡金寧舍汝邪若不
死獄則死徒死鈞無寧蚤自決爲子孫利盜遂自殺
仇者主盜妻子誣執處士父殺人令故睥睨詹氏饒

遂下處士父獄無疏戚少長悉收之時處士自閩越趣歸赴父獄客附處士耳語若幸免坐柰何自投呂中處士泣曰父無辜終不令父獨死乃赴令白父寃語侵令令怒杖五十處士執詞如初令賢之卒脫處士父罪處士由此知名矣初處士喜任放才伎傾諸少年又以酒豪一飲輙盡數斗既而喜任俠遂斷酒謝諸少年鄉人構辭幸得處士一言而解處士而折媢罵不能容然無他腸聞者莫不肅伏處士行年五十不欲庚念是非杜門而居謝諸俠客處士學未卒業往往冥合古人毋病溲則爲毋嘗糞聞雷震則之

毋墓下守之伯兄玉淵堪輿家言父喪未舉處士日
從容與伯兄語且泣曰伯兄春秋高傑亦垂老即有
不測謂大事何伯兄然之乃始卜兆卜者夜造處士
私語曰兆吉利少公多處士驚曰兄弟一體耳即不
利長而利少無不利大焉且日徧謁諸形家按之必
兩利乃從卜居家以莊憚二子若諸子有過一切訶
責之客與二子及諸子遊即不羈士敢謁處士仲子
景鳳多材伎處士日程督仲子居樓中樓中徧置篋
笸獨衡一几牖下使脩業客爲仲子請幸少寬處士
叱曰伊耆氏不以茅屋而貶崇高孺子何有　上初

即位仲子與計偕處士遇仲子如初不假貸其天性固若此然猶急人之困歲侵則出粟戸賑之里人祝曰處士先世皆高年父兄皆九十以上處士脩故業而脩德倍之即百歲不啻也余觀古昔耆舊之士非直爲名高也出入必軌于人倫處士少年輕身而狥父難季年折節負俗務引其子于正經此古所謂端人於人倫厚矣乃今鄉曲長老率與俗浮沉而無當于繩墨處士然乎哉

鄭毋戴氏傳

中執法氏曰秦婦清以多財取重太史公猶然侘之

彼其於人倫未有所當直以卑卑抗萬乘寧免多邪
吾鄉多富人而鄭母特著則孝慈備矣母出休寧新
溪戴氏歸歙長齡鄭定之定之學儒不成去而學賈
母攝門內事日具甘毳奉舅姑舅姑季年數有疾定
之力孝行夜露禱請以身代之母治藥作糜從定之
奉卧起病已舅姑多子婦勞其後舅姑以天年終並
踰九十母哀毀如禮且佐定之終喪定之父事伯兄
母亦母事伯姒伯姒病疫家人大以爲憂母居舍中
自如旦夕視伯姒疾後皆無恙人以庾袞方之及定
之死建安母操諸子唯謹諸子業益起事無小大必

母撫成叔子支治治博士家言不幸殀死母撫叔子婦泣曰吾白首稱未亡人則諸子在若年少耳兒見倍其將柰若何兒未始爲不祥媵有身宜息子爾在庶幾不蔑其孤鄭之德也婦唯唯母喜從即宗人所建置必以聞梱內有違言必抵母使聽斥母所不直退無後言且曰無辱重得罪母母年八十一切無所芬華諸子進曰母春秋高所不足者非送送也何自苦母歎曰未亡人倍而父淹滯至此即欲自奉抑將如地下何嗟乎執盈持滿君子猶以爲難鄭母駸駸致滿盈欿然無所加損視今如昔務引諸子於正

經何兢兢也昔人謂鄭多君子吾於鄭毋亦云

太函集卷之二十八